

#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Darrin M. McMahon

[美] 达林·M. 麦克马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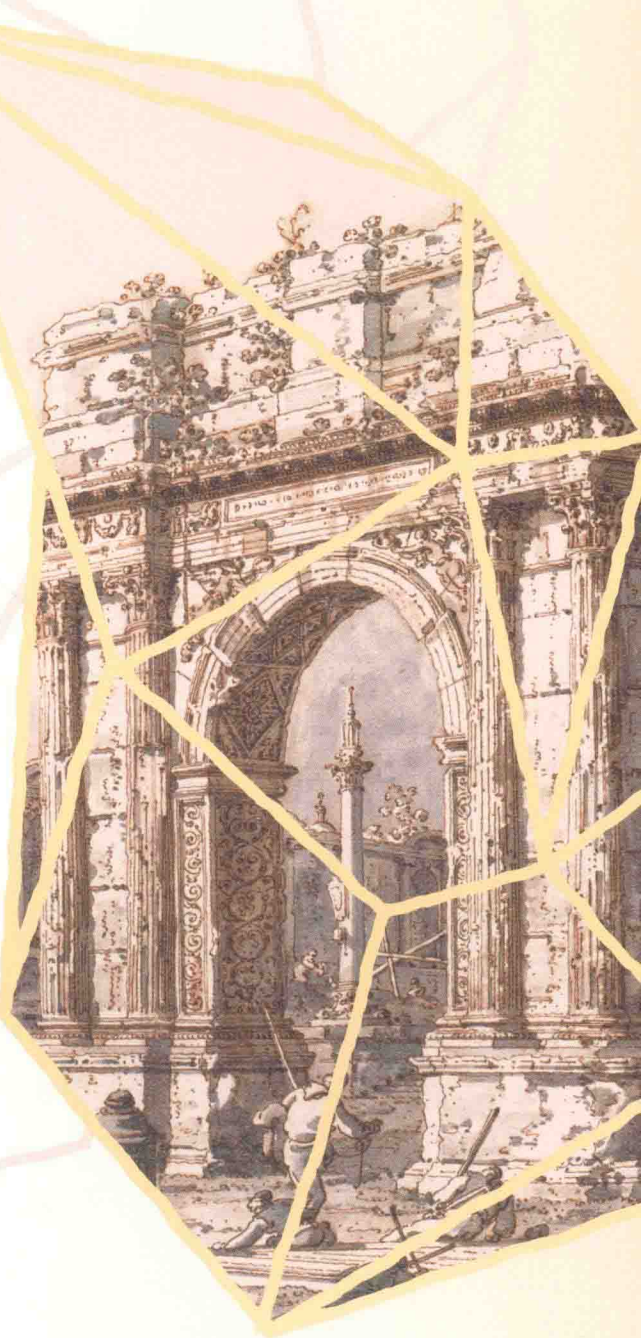
Samuel Moyn

[美] 塞缪尔·莫恩

编

张智 左敏 等 译

## 重思 现代欧洲 思想史



Darrin M. McMahon

[美] 达林·M. 麦克马洪

编

Samuel Moyn

[美] 塞缪尔·莫恩

张智 左敏 等 译

# 重思 现代欧洲 思想史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美)达林·M.麦克马洪  
(Darrin M. McMahon), (美)塞缪尔·莫恩  
(Samuel Moyn)编;张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3

书名原文: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ISBN 978-7-208-18258-5

I. ①重… II. ①达… ②塞… ③张… III. ①思想史  
-欧洲-现代-文集 IV. ①B506-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87112 号

责任编辑 张晓玲 张晓婷

装帧设计 树下无人

## 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

[美]达林·M.麦克马洪 编

[美]塞缪尔·莫恩

张智 左敏 等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11,000  
版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8258-5/K·3280  
定 价 128.00 元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Darrin M. McMahon and Samuel Moy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3

**ALL RIGHTS REVERVED**

*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上海人民出版社·独角兽

## “独角兽·历史文化”书目

[英]佩里·安德森著作

《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新的旧世界》

[英]李德·哈特著作

《战略论：间接路线》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

《山的那一边：被俘德国将领谈二战》

《大西庇阿：胜过拿破仑》

《英国的防卫》

[美]洛伊斯·N.玛格纳著作

《生命科学史》(第三版)

《医学史》(第二版)

《传染病的文化史》

《重思现代欧洲思想史》

《欧洲文艺复兴》

《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

《非洲现代史》(第三版)

《巴拉聚克：历史时光中的法国小镇》

《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

《鎏金舞台：歌剧的社会史》

《铁路改变世界》

《棉的全球史》

《土豆帝国》

《伦敦城记》

《威尼斯城记》

《工业革命(1760—1830)》

《世界和日本》

《激荡的百年史》

《论历史》

《论帝国：美国、战争和世界霸权》

《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

《法国大革命：马赛曲的回响》

阅读，不止于法律。更多精彩书讯，敬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微博号



视频号

## 致 谢

本书各章的最初版本提交于由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所资助的会议，编者对研究所的资助深表感谢。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彼得·戈登（Peter Gordon）和朱迪丝·瑟吉斯（Judith Surkis）不仅贡献了文章，他们还无私地合作，为我们争取到拉德克利夫高级研究所的场地；在会议期间，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阿利森·布莱克-弗利（Allyson Black-Foley）和菲莉斯·斯特林（Phyllis Strimling）提供了完美的接待。之后，一些读者对本书提出了慷慨而精辟的批评，虽然他们不愿透露姓名，但他们应该得到热情的肯定。格温·科尔文（Gwen Colvin）负责本书的印制，戴夫·普劳特（Dave Prout）编制了索引。最后，从本书开始编撰到完成，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苏珊·费伯（Susan Ferber）都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 撰稿人介绍

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 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劳埃·C.布兰克福恩教授, 著有《大英帝国的意识形态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该书获朗文/今日历史年度图书奖)、《〈独立宣言〉: 一部全球历史》(*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该书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年度图书) 及《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Foundations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等书。他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语境中的观念”书系的联合编辑。

沃伦·布雷克曼 (Warren Breckman)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 著有《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和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Marx, the Young Hegelians, and the Origins of Radical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及《象征的历险: 后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民主》(*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等书。他是《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的联合执行编辑, 也是德国《观念史杂志》(*Zeitschrift für Ideengeschichte*) 创始编委会的成员。

彼得·E.戈登 (Peter E. Gordon) 是哈佛大学历史学阿玛贝尔·B.詹姆斯教授, 著有《罗森茨威格和海德格尔: 在犹太教和德国哲学之间》(*Rosenzweig and Heidegger: Between Judaism and German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 2003, 该书荣获多个奖项), 以及《大陆分歧: 海德格尔、卡塞尔与达沃斯》( *Continental Divide: Heidegger, Cassirer, Davo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该书获得了美国哲学学会小雅克·巴尊奖) 等书。他还与人合编了一些文集, 包括《剑桥现代犹太哲学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Jewish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和《魏玛思想: 一笔有争议的遗产》( *Weimar Thought: A Contested Leg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其最新著作《阿多诺与存在》( *Adorno and Existence* ) 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施露蒂·卡皮拉 (Shruti Kapila) 任教于剑桥大学历史学系, 是圣体学院的研究员和研究导师。她是一位研究近现代印度的历史学家, 主要兴趣和出版作品集中于知识史、政治思想和科学史领域。其所著之《政治的形成: 暴力、非暴力和印度的二十世纪》( *Formations of the Political: Violence, Nonviolence and the Indian Twentieth Century* ) 一书即将面世; 她还编有《印度思想史》(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一书, 并参编了《行动中的政治思想: 博伽梵歌与现代印度》( *Political Thought in Action: The Bhagavad Gita and Moder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书。

安托万·里勒蒂 (Antoine Lilti) 是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教授 (directeur d'études) 及《年鉴》杂志的前编辑。他出版、发表了众多关于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史的研究, 其中包括《沙龙的世界: 十八世纪巴黎的社交性和对社交的爱好》( *Le monde des salons: Sociabilité et mondanité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Fayard, 2005) 一书。

苏珊娜·马钱德 (Suzanne Marchand) 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出版著作有《走下奥林波斯圣坛: 德意志的考古学与希腊热爱》( *Down from*

*Olympus: Archaeology and Philhellenism in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和《帝国时代的德国东方主义: 宗教、种族和学术》(*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后一本书还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的乔治·莫塞奖。

特蕾西·马蒂西克 (Tracie Matysik) 是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历史学副教授, 著有《改革道德主体: 1890—1930 年间中欧的伦理与性》(*Reforming the Moral Subject: Ethics and Sexuality in Central Europe, 1890—193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一书, 她还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现代斯宾诺莎主义、泛神论和近现代德国唯物主义的著作。

达林·M. 麦克马洪 (Darrin M. McMahon) 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历史学本·韦德教授, 著有《启蒙运动的敌人: 法国反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形成》(*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幸福: 一部历史》(*Happiness: A History*,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及《神圣的愤怒: 一部天才史》(*Divine Fury: A History of Genius*, Basic Books, 2013) 等书。

塞缪尔·莫恩 (Samuel Moyn) 是哥伦比亚大学欧洲法律史詹姆斯·布莱斯教授。其著作包括《他者的起源: 启示与伦理之间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Origins of the Other: Emmanuel Levinas between Revelation and Eth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及《最后的乌托邦: 历史中的人权》(*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最近, 他参与编辑了《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书。他还是《现代思想史》(*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杂志的联合编辑。

杨-维尔纳·米勒 (Jan-Werner Müller) 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 并主持该校人类价值中心的政治思想史项目。其最近的著作为《宪法爱国主义》(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和《民主之争: 二十世纪欧洲的政治观念》( *Contesting Democracy: Political Ideas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约翰·伦道夫 (John Randolph) 是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历史学副教授和康拉德人文学者, 著有《花园里的房子: 巴枯宁家族和俄国观念论的传奇》( *The House in the Garden: The Bakunin Family and the Romance of Russian Ide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一书。他目前正在撰写专著《我当马车夫的时候》( *When I Served the Post as a Coachman* ), 该书研究的是近代早期俄国支撑交流的义务体系, 以及这一体系如何影响了帝国的政治地理、社会地理及文化地理。

玛茜·肖尔 (Marcy Shore) 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著有《鱼子酱和灰烬: 马克思主义与一代华沙人的人生, 1918—1968》( *Caviar and Ashes: A Warsaw Generation's Life and Death in Marxism, 1918—1968*,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及《灰烬的味道: 东欧极权主义的来生》( *The Taste of Ashes: The Afterlife of Totalitarianism in East Europe*, Crown, 2013 )。目前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中东欧现象学的著作。

朱迪丝·瑟吉斯 (Judith Surkis) 是罗格斯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她主要关注近代法国文化和思想史、性别和帝国, 以及跨学科问题。《公民的性别化: 1870—1920年间的法国道德和男性气质》( *Sexing the Citizen: Mor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France, 1870—192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一书是其处女作。目前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殖民时代阿尔及利亚的性别和法律的著作。

约翰·特雷施 (John Tresch) 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副教授，著有《浪漫的机器：拿破仑时代以后的乌托邦科学和技术》( *The Romantic Machine: Utopi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ter Napole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 一书，这本书荣获 2013 年辉瑞奖 ( 该奖项表彰科学史领域的优秀作品 )。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内战前美国浪漫主义与工业化互动的著作，该书将聚焦艾德加·爱伦·坡的科学写作。

# 目录

致谢	1
撰稿人介绍	1
导言：过渡中的思想史	1
达林·M. 麦克马洪 塞缪尔·莫恩	
I 观念史的回归？	12
达林·M. 麦克马洪	
II 思想史中的语境主义及批评	34
彼得·E. 戈登	
III 法国存在思想史吗？——为预言中的复兴编年	61
安托万·里勒蒂著 威尔·斯劳特英译	
IV 论概念史	81
杨·维尔纳·米勒	
V 丑闻与增补：关于思想史与文化史	104
朱迪丝·瑟吉斯	

VI 意象中的思想史	125
塞缪尔·莫恩	
VII 学科史是否大势已去?	146
苏珊娜·马钱德	
VIII 物质化的宇宙论: 科学史与观念史	172
约翰·特雷施	
IX 去除“性”的中心地位: 论弗洛伊德、福柯及思想史的主体性	195
特蕾西·马蒂西克	
X 我们能看见观念吗? ——唤起、经历和共情	218
玛茜·肖尔	
XI 思想的空间和空间的思想	241
约翰·伦道夫	
XII 思想史的国际转向	263
大卫·阿米蒂奇	
XIII 全球思想史与印度政治	285
施露蒂·卡皮拉	
XIV 思想史与学科交叉的理想	310
沃伦·布雷克曼	
索引	332
译者说明	343

## 导言：过渡中的思想史

达林·M.麦克马洪 塞缪尔·莫恩

人们很难记得曾有过这么一段时期：思想史在更为宽泛的历史研究以及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据着如此中心的地位。思想史领域当然只是众多相互竞争的学科路径中的一个。可对于它的精英主义以及无关紧要的指责却挥之不去，这些指责也许永远不会平息。不过，相对而言，目前思想史正享受着一个几十年来所未有的声名鹊起、充满自信的时刻。然而，对于一个其实践者以智识上的自知为傲的领域来说，与其名声的上升相伴的可能是自我反思的衰退，这就颇令人惊讶了。

最近，鲜有在理论上试图为思想史“正名”，试图解释是什么使其实践具有价值、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的论述。这种情况颇具讽刺意味。关于思想史在人文学科中的地位，曾经存在激烈且引发分歧的种种争论，那个充满争论的时代可能仍是一段鲜活的记忆，但它是一段遥远得不可思议的记忆。大家如今似乎相处甚睦：思想史家与其他史学领域的史学家、思想史家彼此之间都是如此。然而就在一代人之前，这一领域还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力量对它的边缘化——如果不是要将其灭绝的话，这意味着将它强制放逐；这导致一个时代的出现，那个时代充满激烈的理论上的自我审查和争论。现在，思想史正处于上升阶段；一种相互推崇在曾经发酵了尖锐争辩的地方蓬勃发展，甚至达到自鸣得意的程度。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曾用《士师记》（21:25）中的箴言来描述当前的史学实践：“以色列中没有王，

4 各人任意而行。”<sup>①</sup>事到如今，建立一种共同制度的希望也破灭了。每个人都在打理各自的私人花园，仿佛书写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个人任务。

这本论文集的目的，正是反思此种非同寻常的逆转，并规划该领域未来的方向。这些论文出现在一个“过渡”时刻，因为欧洲思想史这一领域正处于关键时刻。尽管思想史家在最近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他们如今无法宣称已经就如何开展研究工作达成广泛共识，而且他们似乎常常缺乏把替代方案讨论清楚的意愿。当前这种状态是轻松舒适的。然而，缺乏自我反思和理论竞争——这些曾经是强制性的，而且可以说是过度的——就可能演变成在一顶宽敞舒适的帐篷下对折衷主义的庆祝。

如果折衷主义是一种风险，那么它也是一种机遇，它为思想史家提供了一种前景，即通过新的开放和交流来丰富自己的领域以及进行更广泛的历史实践。一个更加广阔的学科世界在召唤着我们，一个往往难以捉摸的学科交叉（及国际）的空间也在召唤着我们。思想史家在培育这种空间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欧洲思想史的史学家尤应意趣盎然地去这么做，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许多研究者与欧洲人曾经统治过的遥远土地以及他们的思想长期旅行的地方没有联系，“欧洲”研究对他们而言似乎越来越狭隘。在这个全球时代及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一领域的关键时刻，从实践中抽身出来，进行一次理论反思是合适的。现在正是总结欧洲思想史的发展历程，评估它在当前所处的位置，并反思其未来可能性的时候。<sup>②</sup>

---

①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② 思想史家在以前当然也作过这样的总结，也许没有人像唐纳德·凯利（Donald R. Kelley）那样勤奋地进行定期总结。在他关于这一主题的诸多作品中，可见“Horizons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Retrospect, Circumspect, Prospec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8, no. 1 (1987): 143—169。

## 思想史的复兴

“一种萎靡不振的情绪正在思想史学家中蔓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一篇首次发表于1980年，且经常为人引用的文章中，说，“20年前，他们将自己的学科视为历史科学的女王。今天，她似乎很卑微了。”<sup>①</sup>达恩顿承认，这种失势既不突然也不彻底。严格而言，思想史并未达到过他所暗示的高贵地位。然而，这篇文章很好地捕捉到了思想史家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享有的声望是如何从60年代开始遭到质疑，并在随后的20年间不断受到侵蚀的。

这一变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史的惊人崛起。这是方法论上的一次突破，它常常与量化方法联系在一起，并引导了这样一种普遍的情绪，即关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忽略了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成员。通常，社会史学家有充分的理由指责，思想史翱翔于观念论式的抽象化，在飞行中迷失了自己，它低估了物质因素对于塑造人类过去的重要性，并忽视了普通人的困境。因此，他们尽一切努力将被排斥在外的人纳入历史记录。不久，社会史的潮流进入了其自身的自我审视和“危机”时期，因为一些最有能力的实践者开始感到，对量化的不懈关注使历史学家忽视了甚至是最卑微者的生活中富有意义的维度。长期以来，法国的“心态史”传统一直试图再现普通人的心态习惯，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则旨在通过向人类学及其他理论的全新求助来解释意义，这些理论将“文化”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符号网络来加以理解。“新文化史”对传统思想史的影响与上一次的攻击相似。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史认为过去的思想形态只要不被其精英主义所沾染，

5

---

<sup>①</sup>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his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191.

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无关紧要的，与之类似，新文化史对意义的关注，表现为给予对普通男性和女性精神世界的深描以特权，并倾向于不去考虑在它看来已经过时的思想史。<sup>①</sup>

社会史危机后意义的回归对思想史而言是不利的，这似乎令人惊讶，尤其考虑到新文化史的一些拥护者，追随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相关文学学术运动，他们最终最感兴趣的是利用对于意义的人类学重构，来阐释与高雅文化相关的文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思想史家自己开始坚持一些理论的重要性及其中心地位，这些理论阻止他们自己的学科在文化史崛起中扮演任何公认的角色。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日益关注表明，过去的历史学家对意义和文本性作了相当简单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工作，现在则需要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正是这种新发现的复杂性导致了晦涩难懂的阅墙之辩，这些辩论意在于整个历史学科中将思想史边缘化。

因此，在思想史离开历史研究受优待的中心的时，思想史家自身也在进行着尖锐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性考察研究。20世纪70年代，思想史家就已经在谈论他们学科中的“危机”。1980年，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史蒂文·卡普兰（Steven L. Kaplan）在康奈尔大学组织了一次大型会议，主要就是为了应对这种自我诊断出的痼疾。由此出现的论文集，

6 《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并没有声称自己是全面综合的，但它的确是变化的晴雨表。思想史是否应该进行一次语言转向？如果应该的话，那么转向什么方向？有哪些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将意义和语言理论化？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所开创的工具和批评视角是否可以作为思想史家提供一种阅读文本的新方法论？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作为年鉴学派的最新接班人代表学派发言，他认为对于思想史学家而言，仍存在着撰写文化的社会史或

<sup>①</sup> 对这些“转向”的一份有益的自传式指南，参见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chap.2。亦见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